



高爾基選集

一個詩人的故事

章其譯

上雜出版社

高爾基選集

# 一個詩人的故事

章其譯

---

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一版 (前印六版共 20 000 冊)  
一九五三年十月修改重排第一版(初1) 上海印 0 001 -- 5 000  
(本版印數 5 000 冊)

## 一個詩人的故事

· 高爾基選集 ·

著者 高 爾 基  
譯者 章 其  
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 弄波路 655 號  
排版者 文 豐 印 刷 製 版 所  
印刷者 春 明 印 書 館

編號: 631 版: 224 · 8) 120 頁 1 圖 32 開 124 000 字

---

· 版權所有 ·



## 目次

復仇（三個類似的故事）	一
女乞兒	二六
柯勒的夢	五二
一個詩人的故事	七七
美女	八七
分配	九〇
苗條的	九九
卡留沙	一〇九
藍眼睛的女人	一一五
舊年	一三八

夢	一四五
時鐘	一五八
破猪	一六七
孤兒	一七六
狗	一八五
音樂	一八八
孩子們	一九八
信	二一一
小姐與傻瓜	二一六
雅世卡	二二六
改版後記	二三三

## 復仇

### ——三個類似的故事

噹！……從鐘樓上飛來這一聲，浮盪到山谷裏去，憂鬱地融解在山谷之中。接着它——第二聲，第三聲……銅器的聲浪飄流到那平靜而嚴肅地望着深藍色的晴空底險惡的山麓去了。

在最高的一個山峯上，放着一頂華麗的雪帽。現在，這頂雪帽被黃昏離別的陽光照耀着，它像輝煌而美麗的黃金一樣閃爍發光。可是它——這最後的光輝，現在已完全暗淡了，——兩邊散佈着灰色底小屋的山谷，顯得完全矇矓而陰暗。在它的底下，有一條小河飛濺着水沫，急速地奔湍。河水在黑暗中像一塊寒冷的鋼鐵一樣閃爍着。但激流的聲響，不是活躍和愉快的，而是絕望的悲哀和有時在其中聽到一些急速的、憤怒的聲音

罷了。它們和鐘樓的聲音混在一起，鐘樓的聲音蓋住了它們……

在山麓上黃昏已經沉沒了，山谷好像一個張開來吞噬落日的、巨大的咽喉一樣。而隱藏在山谷裏的、細小的格魯吉亞村莊還沒有安睡；有時從它那裏傳來人們的聲音和山羊的叫喊……當高高地隱匿在村莊上石頭後邊的、年老的馬克西姆·布阿特節聽到了這些聲音和叫喊的時候，他就急忙地用手指摩擦着自己的槍的發亮的槍身，同時從濃密的銀白的眉毛下面，用尖銳的眼光來望着下邊的村莊。從那裏傳來一陣銅器的聲音和河水忽忽的談話聲，時間對他是難耐而漫長的。他在想：這個日子是故意這樣遲緩地消失的——它想阻礙他，一個老人，去償還一筆舊日的血債……

可是不！沒有什麼能阻礙的。他決定守候下去，爲了這樁事情，即使要他整個星期躺在懸崖和像紐帶一樣縫在它底險峻邊緣的小路上底那些石頭旁邊也是可以的。當那個可惡的人在小路上走到山上來的時候，他——這位老人，就要緊握着自己的精良的槍枝，從左邊對準他的心房，給他一槍；爲了要使那個人從馬上摔到深淵中去，連一根魔鬼底完整的骨頭也不留下來，這一下是足夠了的。

「羅曼諾茲·格瓦屠華！」馬克西姆老頭兒在想像，這好像是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



格瓦屠華的叫喊。當他轉過頭來的時候，他就飛到深淵中去了……確實是飛去了——在這裏的小路是這麼狹窄！他高興地微笑着，並且重又隔着搖盪的黃昏底煙霧凝視下邊。在那兒，這樣細小的和可笑的人們從土屋裏出來，一個跟一個的走到明確而響亮地召喚他們的教堂去。

河水不停地發出呼呼的聲音，凝結在它上頭的黑暗，勉強地可以容許人們通過水波看到河流的銀帶。當這銀帶還沒有消失在石叢裏的時候，年老的馬克西姆脫下帽子跪着，注視着它。

「天喲！」他細聲地說，「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這我是知道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假如你是同情我的，那你就幫助我吧！你原知道，我是怎樣疼愛我自己的兒子——年青的萬諾。你看見過，他怎樣全身在血泊中躺在地上，我爲他哭泣，而羅曼諾茲強盜卻帶着殺害我的兒子的短劍跑到山上來。你是公平的，永遠是公平的。當我這個老人來到你的身前的時候，這已經很快了，——你就做一個公正的人來判決我吧！明天你的節日——就請你寬恕我！」於是他還是稍爲跪着，戴上皮帽，握着槍，重又開始凝視下邊。

在山谷上頭燃着一堆堆的星子。天空降落得更低了，現出柔軟的天鵝絨似的色調。月亮從舖着雪的山峯後邊升起，於是山峯都像灰青色的白銀一樣明亮着。風把堅硬的荊棘樹枝吹得沙沙作響。聲音沉靜下來了。鐘樓最後的敲擊聲遠遠地飄到山谷裏去，找尋一塊隱匿的地方；陰鬱的崖石阻擋着，但它終於消失在山間和罅隙裏。在下邊有人彈奏着提琴；有人悲哀而憂愁地歌唱……而那種優美的提琴的顫動聲，那唱歌者底低啞的請願和訴苦聲，都流進年老的馬克西姆的耳朵裏去了。他以柔軟和圓滑的聲音唱着那些事情，那些使他如此悲憐，茫然若失，哭泣，和懇求對他寬恕的事情。他唱着自己年青的被煩惱與痛苦絞壓着的心，——而絃聲和他一起顫抖和唱着。那樂聲聽來是模仿着他的，用強大的、熱烈的聲音掩蓋着他。下邊已經黑暗了，無論河流的水帶，還是在暗褐色的石巖上的泥屋的灰色的斑點都不見了，——除了深遠地在黑暗中驚愕得顫抖着的兩個紅黃色的火光之外，一點也看不見了。

年老的馬克西姆從石頭後邊站起身來，用兩隻手扶着石頭，壓着呼吸，傾聽着。

「這是他唱的！這是他的聲音，狐狸般狡猾的聲音。他要使那些聽到他底假裝的和召喚的聲音，而後來是枯燥的和像劍與劍撞擊底尖銳的聲音的人們心軟。這是他——格

瓦屠華唱的。你是否很快就來呢？你，可惡的傢伙，是否很快就來呢？」馬克西姆咕嚕着，牙齒顫抖着，緊張地注視，竭力地隔着煙霧辨認出小路轉彎的地方，人們都是從村莊裏打這條路走到上邊來的。

那兒——下邊的歌唱和彈奏已經停止了。歌曲在半路就截斷；它的最後一個樂調是高昂的，而且希望還要更高，可是唱歌者的希望或者是聲音都不能達到，而它毫無反響的立刻截斷，好像是失落到滾滾奔流的河水之中，而這奔流以其泡沫來撲擊了它似的。提琴的絃聲還多少在顫抖，但它們也沉默了。

現在聽到了笑聲，馬嘶聲，和響亮地憤怒的、呆鈍地在山谷中反響數次的「喂！」的聲音……馬蹄在石頭上堅硬地敲打着。可以聽到牠的呼吸和滾到深淵裏去的小石子的沙沙聲。他來了，這是他，是他！老頭兒握着槍，躺着，把槍柄擱在頭上，瞄準着，他計算——現在他馬上要轉第一次彎了，隨着還要——他向後轉，又向前走，走上來；還有，——這條小路到處都要轉彎的，而它每一段到轉彎去的路線不過三十馬步。在他要把槍口瞄準之前，這可以唸完兩段短短的禱告，……於是老頭兒馬上脫下皮帽，望着天空，開始低聲地唸着。禱告的詞句正和馬蹄的聲音配合起來……

這就是他了！……禱告已經完畢，……老頭兒的手緊握着槍，他向前臥倒，渴望着很快就見到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這就是他了！

「他的心沒有恨，就不能有愛。」……突然從小路轉彎的地方，切角的石頭後邊出現一個騎士歌唱着。他的馬緩慢和平穩地用蹄子敲擊，打着噴鼻，搖着頭；濃密的馬鬃向上豎起，而又沉重地落在美麗的彎曲頸項上。那騎士安詳而瀟灑地坐在馬鞍上。他抬頭仰高，望着許多星子誠懇地和鮮明地閃耀着的天空，他一隻手握著馬韁，一隻手在劍殼上打着拍子，靜靜地唱着：「心愛的，你哭什麼？讓我們去愛別的女人吧……」

老頭兒咬緊牙關望着，慢慢地把槍對準那被月亮照耀着的、殺害他底兒子的兇手底美麗的人體。一種狂暴的高興壓迫着他的心，他想叫喊，撲到他的身前，吃掉他，撕碎他，和虐待這個美男子，女人的情人；虐待這個如此勇敢、高傲和健壯的人。萬諾會是和他一模一樣的。

「呃，現在你這樣神氣地坐在鞍子上搖擺吧！你等着瞧！呵！近些了，近些了……可惡的傢伙！」……馬克西姆咕嚕着。但那個人一邊走一邊唱着：「如果這個女人欺瞞，那我就去愛第三個……」

老頭兒馬克西姆像小貓一樣從石頭後邊跳到小路上去，一直走到馬首面前，把槍放到肩上，大聲叫喊：「你好，羅曼諾茲！怎樣，碰上了啦！該死的傢伙！……」

正好那匹因槍彈射擊的震聲而驚惶的馬撩蹶時，那位騎士就粗暴地叫喊起來。石頭從馬蹄下擾攘地滾到深淵裏去，跟着它們滾下去的，就是那匹悲哀地嘶喊的馬和用手緊抱着憑倚在牠的頸上的羅曼諾茲。

老頭兒還沒有放鬆扳機，他把槍從肩上拿下來，用手摸摸垂下一簇頭髮的額上，就跑到小路邊去了。一些石頭還在險峻的懸崖上滾下去，在它們沙沙的聲音中，可以輕輕地聽到痛苦的馬匹還在低聲地呻吟和嘶喊。月亮和星星依然平靜和鮮明地照着，雖然它們都看到這一切。老頭兒馬克西姆憑槍站在小路的邊緣，望着下邊。那兒是非常黑暗的。在懸崖的斜坡上，凸出一些尖角的石頭；在它們中間的一些地方生長着瘦小的灌木，而後來所有這一切都融化成爲一片深沉的無底的黑暗了，——但從黑暗中靜靜地浮上來馬底低聲呻吟和嘶喊。從村莊裏傳來河水嘈嘈的聲音，可是現在水聲也低沉了，——這是黑夜把它壓迫的，無論什麼地方再也聽不見一點聲音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完了！」老頭兒輕輕地說，喘息着，把槍放到肩上去。後來他把槍放到地上，跪

着，大聲地說：

「謝謝你，上帝！你不願意我的手染上我底敵人的汚血，你親自來責罰他，把他撵到下邊去！現在他全身粉碎了。謝謝你，上帝，我的主人！」

後來他已經從小路上走到山裏去了。他的被月亮溫柔的銀白的光輝照耀的、高高的身軀是如此迷人地美麗，那枝油滑的槍冷冷地閃爍着。老頭兒安詳而健壯地跨過每一塊石頭，很快就沉落在它們之中了。他的腳步聲還隱約地可以聽見，但後來它們也沉沒了……一切都已死寂，河水的聲音還更加襯托出這個寂寞。月亮的光輝透過葉莢的樹枝和生長在石頭中間的堅實的灌木落到小路上，因此在石頭上顯出了一些交織的陰影。它們蠕動着，好像活的一樣，在小路的前後，僅是風搖動着樹枝……但現在，還有一聲，最後的一聲，從那邊——從深淵裏，到充滿昏暗的邊緣，到上邊——沒有這樣昏暗的地方，傳來一聲輕輕的聲音……在尖銳的石頭上打傷的馬底低聲的呻吟和嘶喊。

## 二

「到阿廖斯基去！到阿廖斯基去！」

這是船夫的叫喊，他們是從鶴爾桑轉運行李和旅客到阿廖斯基去的。從鶴爾桑到阿廖斯基，沿德聶泊河及其蜿蜒的、蔓生蘆葦的支流康卡去有十二俄里的水路。

「到阿廖斯基去！到阿廖斯基去！」

太陽最後的光輝，把城市對岸的楊樹頂染成了絳紅色，在急湍的紅濤上滑動，一會兒，就消失不見了。天空開始渾濁。柔軟的、輕薄的、傍晚的昏暗從遠方漂流過來，並且溫柔地躺在城市、河流和對岸的樹林上。而在城市的河岸上，有一些蔬菜商人急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貨物。一大筐一大筐鮮紅的蕃茄，和一些暗紫色的茄子、荷蘭芹菜以及胡蘿蔔的綠葉混雜在一起。商人們趕忙把它們堆集起來，在它們下面，露出來一些憂鬱的、黑色的、泥土的斑點。河岸空虛了。船夫招呼乘客。常常有一些載滿了人和筐子的木船離岸開行。在空中傳來一些談話聲和槳櫓擊水的聲響；一隻一隻木船消失在河流的轉彎處了。疲倦的痕跡隨着昏暗一起落在一切東西之上。

城裏開始點燃燈火，它們忽然在那邊，忽然在這裏快樂地燃亮起來。天空上的星子一個一個的也燃亮起來了。

岸上幾乎已荒落無人；還有幾個黑暗的身姿一來一去的急忙地奔跑，但是現在他們

也消失了，好像被那昏暗吞食了一樣。

有四個船夫沒有生意。其中三個坐在木船上——一個坐在船尾，其他兩個坐在船中的一塊長板上，臉孔對着江水。他們沉思地和不樂意地唱着什麼……一個人唱着，另一個人就沉默了；而當第一個人有時半路截斷歌曲停止不唱的時候，第二個人就靜悄悄地和憂鬱地接着唱下去，但他同樣是奇怪地和疲倦地停止下來，那時第一個人又開始接着唱了，所以歌曲就像一條柔軟的、不斷的帶子一樣，在鋼鐵般的、閃爍着寒光的江濤上飛翔。當波濤濺到岸邊，它們就無精打彩地與歌曲隨聲附和。

那坐在船尾的第三個人，開始抽煙捲。煙火有時怒燃，有時熄滅。當它怒燃起來的時候，那就照亮了吸煙人底又大又紅的鼻子，長滿酒疵的臉頰和那些濃密的金黃色的鬚鬚。

第四個人站在岸上，離開他們一邊，倚靠着木槳，注視着城市。一個點燈夫從黑暗中走出來，很快地把路燈點燃；燈光直射在船夫的身姿上。這是一個又矮又壯的、年約四十五歲的人，兩手粗大，穿着一件紅襯衣，肘子露出來，領子打開，露出多毛的、強壯的身體；他的頭上戴着一頂舊草帽，從破爛的帽邊下，他凝神地注視着一條深入到城



市去的、可憐地照亮着的街道。在這條街道上，有一個人輕快地、急忙地向岸邊走來，他一邊走，一邊快樂地吹着口哨。現在他沿着階梯落到江邊來了，於是那船夫就向他迎面走過來。

「請和我一起走吧，閣下！由於熟人的關係。」

「好吧！由於熟人關係，我就和你一起走；只不過要快一些。」

「包您滿意；和您一起去已經不止一次了！」

「是嗎？那太好了。」

乘客輕盈地跳進了木船。船夫推船離岸，笨拙地走到船頭，他向手心吐了一口涎沫，就動手搖槳了。木船向前滑動，乘客搖擺起來；木槳勻稱地打擊江水，而水在船頭下邊輕輕地發出潺潺聲。一些長長的、沉思般的樹影投落在江中，而月光和樹影互相更替，在水中現出了柔和的、銀白的光輝。木船滑進了一條狹窄的支流，這支流的兩岸，都長滿了高高的、輕微地發出沙沙聲的蘆葦，木船幾乎無聲無息地在沉寂的江水中浮滑着，划槳人把木槳遠遠地在後頭撥起，水點帶着輕輕的、可愛的聲音從木槳上落到江中。天空以億萬顆愉快的星子注視着大地，而它們在平滑如鏡的江水中的反映，卻在木